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二十四回 譚氏軒戲箱優器 張家祠妓女博徒

話說戲子占了碧草軒，所惜者，王中在病，不曾知曉，若知曉時，戲子如何住得成？所幸者，王中在病，不曾知曉，若知曉時，火上加油，性命還恐保不住。只因王中害這場瘟疫，每日昏昏沉沉，呻吟不絕。以致紹聞每日在碧草軒戲謔調笑，九娃兒居然斷袖之寵。其初還有個良賤之分，可憐數日後，班上人見紹聞年幼輕佻，也就沒個良賤光景了。從田家唱戲回來，夏逢若就中抽了寫戲的長分子。

後來又寫了幾宗山陝會館的戲，江浙會館的戲。紹聞只怕寫成了，碧草軒便要「闕其無人」意思。一日紹聞在軒上與那唱正生的小娃子調笑。那唱正生的卻是掌班的姪子，掌班的一聲吆喝道：「尊貴些罷，休要在少爺面前輕樣！」紹聞滿面通紅。自此少在碧草軒來往。只使雙慶兒叫九娃在家中來往。漸漸的樓上同桌吃起飯來。這九娃有紹聞與的銀子，外邊唱一棚戲回來，必定買人事送奶奶，雙慶、德喜兒也都有些小東西贈送。

所以人人喜他。

忽一日，九娃拿了一封書，遞與紹聞。書上寫道：

字啟譚大哥台下入目。茲啟者：套言不陳。我那日回家，將班子托於哥照看，原說幾日就回。不料本縣老爺做生日，一定要我這戲。原差火簽催了幾回，誤了便有弄沒趣之處。至於糧飯，我改日進省送去。哥見字發回可也。異日叩謝承情。

眷弟茅拔茹頓首具

九娃見紹聞看完，說道：「我不走。」紹聞道：「與班上人商量。」急上碧草軒來。

只見衙門口有兩輛車，班上人正往車上抬箱。掌班的見了紹聞，說道：「譚相公休把借的銀子、糧飯錢放在心上，戲房裡還撇下四個箱、兩個筒。一來腳重了，路上撈不清，二來就是相公的一個當頭。」紹聞道：「不回去該怎的？」掌班道：「俺倒不想回去。只是弄戲的規矩，全要奉承衙門。如今州、縣老爺，也留心戲兒，奉承上司大人，又圖自己取樂。如何敢不回去？要不回，就有關文來了。」紹聞道：「九娃有了病，回去不成。」掌班道：「相公休要恁的說。今日趁天好。晌午過了黃河才好。」說著，箱筒抬完。大家說：「磕頭謝擾。」紹聞說：「不用。」眾人也就止了。一轟兒出衙門口，紹聞跟著看。一輛車撈箱筒。十來個小戲子嘻嘻哈哈，又上了一輛車。

年紀大些的，跟著走。九娃車上道：「乾爹，回去罷。」趕車的一聲胡嘯，車兒走開，漸漸的轉過街彎，望不見了。

譚紹聞如有所失。回到碧草軒上，只見三四個破箱鎖著，兩個筒也鎖著。牆角破級靴子，桌上爛鬼臉、破鑼、裂鼓、折槍、斷刀，有幾件子，滿屋狼藉不堪。連書櫃門的鎖也扭了，書套書本子，如亂麻一般，也不知少的是那一冊。院中花草，沒有一株完全的。滿院溺跡糞灘，滿壁歪詩野畫。平日為甚不曾看見？只為心中顧不的。今日從頭一看，才都看見。心中好不惱也！好不悔也！又想二百多兩銀子，兩天都盡，又費了許多糧飯油鹽，是為甚的？端的乾的不是事，算不起個人。坐在醉翁椅上，家中請吃飯，也懶得去吃。

正在碧草軒上生氣，只見夏逢若到了，說道：「戲子一個也不見，想是那裡唱去麼？盛大哥差我來定戲，說叫去玩玩哩。」紹聞道：「走了，目下只怕七八分過了黃河。」夏逢若道：

「好狗攬的！愛見來就來，愛見去就去，我不依這事。這些借的銀子，吃的糧飯，放在空裡不成？我將來替你告到官上，行關文，關這姓茅的騙子手。」紹聞從順袋掏出一封書子，遞於夏逢若。逢若看了一遍，道：「這也怪不的他。只是這些欠頭，該怎的？」紹聞道：「你去屋裡看去，有四個箱，兩個筒，說是當頭。」逢若道：「有這當頭，不愁咱的銀子，盡少也值千把兩。他異日有銀子，贖與他；沒銀子，你再添幾兩，招一班好子弟，我就替你領戲。只是我看你那個光景，著實氣哩慌。」

咱往盛大哥那裡晃晃罷。我一來好回盛大哥，說戲子走了，二來替你散散悶。」紹聞道：「我不去。」逢若道：「既不往盛宅去，我同你再尋個散悶去處。」紹聞道：「我不去。」逢若起來，一手扯住袖子道：「走罷，看氣的那個腔兒。你賴了？」紹聞道：「我不去。」逢若道：「是了！是了！你是說九娃走了就是。呸！你跟我來，管情叫你喜歡就是。」

扯著拉著，紹聞跟的走著，出了衙門口。紹聞道：「我未曾吃飯哩。」逢若道：「我也沒吃飯哩。你跟著我來，有你吃的就是。」轉到大街，到了如意老館門口，逢若拉紹聞進館。紹聞道：「我從不曾下館吃飯。」逢若道：「蓬壺館請盛大哥是誰了？」紹聞只得進去。揀了座頭，叫了四五盤子葷素，吃了兩提子酒。逢若擦衣還錢。

出的館來，往南走了兩條大街，又走了一條僻巷，又轉了一個彎，只見一個破舊大門樓兒，門內照壁前，栽著一塊極玲瓏太湖石兒。逢若道：「我先走，引路。」紹聞道：「這是誰家？你對我說，我好去。」逢若笑道：「你只管來的。」進的二門，是三間老客廳，紹聞見廳簷下懸著匾，心裡想著看姓氏，誰知剝落的沒字兒。又轉了一個院子，門上懸著「雲中保障」

匾，款識依稀有「張老年兄先生」字樣。紹聞方曉得主人姓張。

進的門去，三間祠堂，前邊有一個卷棚，一付木對聯，上刻著七言一聯雲：「一叢丹桂森梁苑，百里甘棠覆浩州。」紹聞方曉得是個舊家。

只見主人陪著一位客坐著說閒話。見了逢若，便道：「來了？」又見後邊譚紹聞，方起身道：「哎呀，一發還有客哩。」

大家為禮讓坐。坐下，主人便問道：「老逢，這位客哩？」逢若道：「是敝盟弟，蕭牆街裡譚。」逢若即指著客與主人道：「賢弟不認的。此位是布政司裡錢師傅。這主人綽號兒叫做『沒星秤』。」那主人向逢若頭上拍了一掌，笑道：「沒星秤，單拈你這兔兒絲分量。」逢若方才道：「這張大哥，叫做張繩祖。」大家齊笑了。

逢若道：「淡先生哩？」錢萬里道：「我昨日上號，有考城竺老爺稟見。淡如菊在他衙門裡管過號件。我對他說，他說今日要與竺老爺送下程，還要說他們作幕的話。」逢若道：「他贏了咱的錢。倒會行人情。」張繩祖道：「你昨日贏的也不少。」

逢若道：「我只贏夠七串多，老淡足贏了十幾串。」紹聞方曉得是個開賭的舊家。

小廝捧的茶來，先奉紹聞，紹聞便讓錢萬里。錢萬里道：

「上年保舉賢良方正的——」紹聞道：「是家父。」錢萬里道：「那部咨是我小弟辦的，如今可出仕了？」紹聞道：「先父已經去世。」錢萬里道：「可傷！可傷！」

話猶未完，淡如菊慌慌張張來了。說道：「你們怎麼還不弄哩？是等著我麼？」張繩祖道：「還有一個生客，你沒見麼？」

淡如菊方看見譚紹聞。作下揖去，說道：「得罪！得罪！眼花了。」逢若道：「昨日黃昏，你把個五點子當成六點子，硬說是『雙龍擺』。你單管著眼花賴人。」淡如菊道：「不胡說罷。」

此位客尊姓。」紹聞道：「姓譚。」淡如菊道：「家兒已夠了，咱來罷。」錢萬里道：「下程送了？」淡如菊道：「收了十個橘子，餘珍敬趙。」錢萬里道：「下文的張本呢？」淡如菊道：

「竺老爺說，回到衙門來接。」大家都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」小廝已把賭具伺候停當，齊讓譚紹聞道：「就位。」紹聞道：

「我一些兒不懂的。」逢若道：「他原是散心的。他原不會，不必強他。俺兩個把牛罷。譚賢弟，你在我脊梁後坐著看罷。你那聰明，看一遍就會了，省的再遭作難。你怎麼讀《五經》，況這個是不用師傅的。」果然四家坐下，紹聞坐在逢若背後，鬥起牌來。逢若道：「抽頭的如何不來？」張繩祖道：

「他怯生。」逢若道：「叫的來，我承許下譚賢弟了。」繩祖附耳吩咐了小廝。少頃只見一個如花似玉的妓女，款款的上祠堂

來。見了別人，都不為禮，惟向紹聞俯俯身子，說了句：

「磕頭罷。」紹聞道：「不消。」那妓女名喚紅玉，奉了紹聞一杯茶。也坐在逢若背後，與紹聞同看。每一牌完時，逢若便向紹聞說了名色，講了搭配。未及吃午飯時，這紹聞聰明出眾的人，早已洞悉無餘。

吃了午飯，大家讓紹聞入伙。紅玉說道：「我再替譚爺看著些。」譚紹聞午前早已看那搭配變化，有些滋味。又有紅玉幫看，便下去了。到日落時，偏偏的紹聞贏夠五六千。到完場時，都照碼子過現銀子。紹聞平白得了五六兩銀子，心中好不喜歡。要辭別起身，張繩祖、淡如菊、錢萬里數人，只是死留。

紹聞早已軟了，承許住下。

喝了晚湯，張繩祖說道：「再不賭牌了，只是輸，要弄色子哩，只是早了新客。」逢若道：「正妙。譚賢弟會了牌，不會色子，只算『單鞭救主』。爽快今晚再學會擲。他日到一堆時，說擲就擲，說抹就抹，省的是個『半邊俏』。」叫人點上蠟燭，排開色盆，紹聞又在桌角細看。原來擲色，比不得抹牌有講解工夫，擲色時逢若便顧不得講說了。紹聞看了更深天氣，只見有輸贏，不能分叉、快。心生一計，便瞌睡起來，說道：

「我要睡哩。」繩祖吩咐小廝說：「齋裡現成牀褥，點枝蠟去。」

我有罪，不能看鋪候歇罷。紅玉，你去伺候譚爺去。俺們的還早哩，你奉陪一盅罷。叫小廝把夜酌碟兒分六個去。」

紅玉引著譚紹聞，進的祠堂。山牆上一面門兒，套著齋室。

燭明酒美，吃了幾盅。一個章台初遊之士，遇著巫山慣赴之人，何必深述。詩云：

每怪稗官例，丑言曲擬之。

既存懲欲意，何事導淫辭？

《周易》金夫象，《鄭風》蔓草詩，

盡堪垂戒矣，漫惹教孫嗤。

次日紹聞起來，到卷棚下一看，只見杯盤狼藉，桌椅橫斜。

伺候的小廝，在牆根火爐邊，畫出了一個「童子莫對，垂頭而睡」的圖。錢萬里在一條春凳上，拳曲的狗兒一般，呼呼的打鼾。尋那兩個時，淡如菊在破馱轎裡邊睡著，夏逢若在一架圍屏夾板上仰天大吼。紹聞忍不住笑道：「賭博人，竟是這個樣子。」又回到齋室與紅玉說話兒，等他們起來。到了日出三竿以後，張繩祖揉著眼到了齋室，說了一聲：

「有罪！」出來，把小廝踢了一腳，罵了兩句，叫取臉水。把那三個客，打的打，拉的拉，叫的叫，都攬起來。紅玉自回後宅梳妝去了。

這五個人洗了臉，吃了點心，依舊上場鬥起牌來。到午飯時，紹聞又贏了七八千。午飯後，又贏了千餘。都說：「譚兄聰明出眾，才學會賭，就把人贏了。真正天生光棍兒，那得不叫人欽敬。」

夜間上燈時，仍蹈前轍。紹聞到黃昏，又是想做楚襄王的。

逢若輸的光了，向紹聞說道：「今夜擲色子，算上咱兩個的。托賢弟洪福，明早起來分肥罷。」到了五更時，逢若摸到齋室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！咱兩個輸了一百八十串！」原來夏逢若指望贏錢，二更後大輸起來。沒奈何裝解手，把張繩祖叫出來，定了暗計，說：「苦了蕭牆街罷。」賭到五更，把淡如菊、錢萬裡打發走開。——你道省會之地，如何夜行呢？原來一個打著布政司小燈籠，一個打著滿城縣舊燈籠，所以街上無阻。這是閒話。

且說譚紹聞聽說輸了一百八十串，心中也有些著慌。說道：

「你看輸了時，就該止住，如何輸了這些？」逢若道：「輸到四十串時，我急了，想著撈，誰知越撈越深。」紅玉道：

「你再撈去罷。不見了羊，還在羊群裡尋。借重，關上門。」

逢若道：「他們走了。」紅玉道：「有話明日說。」逢若出來，向張繩祖道：「明早要早些起來，好清白這賬。」張繩祖道：「天已將明，我也不回去了。坐一坐，等譚相公起來，看他是怎樣安排。」

不多時，雞聲三唱，譙鼓已歇，天竟大明了。紹聞起來，夏張二人還點著燈說話。紹聞也坐了。小廝送來臉水，又送來點心吃了。逢若道：「賢弟，你這事我與老張哥商量明白。紅玉的喜禮，就是你前日贏的那宗銀子，開發了罷。你贏的那九串錢，我輸了七串，餘下兩串賞了這小廝罷。伺候兩整天，兩整夜，人家孩子圖啥哩？至於一百八十串，你該認九十串。我既輸了你現錢七千文，你該攤八十三串。這宗錢，是張大哥拿的曲米街春盛號南頂朝山社的社錢，加十利息，要的最緊。賢弟你才成人兒，才學世路上闖，休要叫朋友們把咱看低了，就一五一十清白了他。」張繩祖道：「這也不打什麼要緊，就是遲三五天，也是鬆事。不過完了他就罷。」紹聞心中打算，閻相公有八十串錢，還不作難。就說道：「我回去，就跟我取錢。只是休要顯出來，惹人笑話。」張繩祖道：「你問，憑誰在我這裡輸下錢時，從來不肯與人弄出馬腳。我只叫一輛小車跟的去，如不便宜拿出來，還許他空回來哩。再不肯聲張，弄出可笑的事來。爽快你今日再住半天，咱與紅玉喝上一場子酒，也不枉你費了十幾兩銀。叫他唱曲子咱聽。日落時，我使小車子跟的去。何如？」紹聞因此又留住了。

大凡人走正經路，心裡是常有主意的。一入下流，心裡便東倒西歪，隨人穿鼻。這正是：

少年子弟好浮華，又是孤兒又富家；

莫怪群謀攢巧計，劉崑端的嗜瘡痂。